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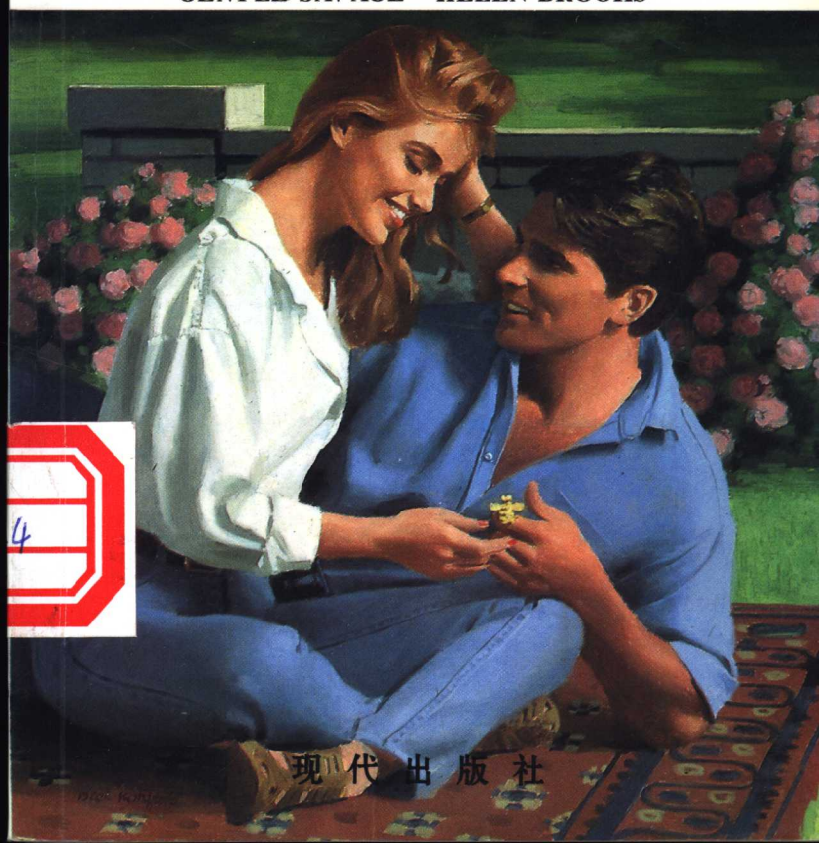
禾林小说

HARLEQUIN
一世情缘系列

蜜蜂新娘

海伦·布鲁克斯 著 傅凯妮 译

GENTLE SAVAGE • HELEN BROOKS



现代出版社

一世情缘系列

蜜蜂新娘

GENTLE SAVAGE

作者：Helen Brooks

海伦·布鲁克斯

译者：傅凯妮

禾 林®

现代出版社

图字：01—96—094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蜜蜂新娘/()布鲁克斯(Brooks, H.)著;傅凯妮译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 1996. 10
ISBN 7-80028-359-3

I. 蜜… I. ①傅… ②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 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6)第22041号

一世情缘 系列

蜜蜂新娘 GENTLE SAVAGE
MI FENG XIN NIANG

原 著：海伦·布鲁克斯 (Helen Brooks)

译 者：傅凯妮

出 版：现代出版社 禾林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
(北京安外 安华里 504 号, 邮编 100011)

责任编辑：张俊国

印 刷：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 6 印张

版 次：1996 年 12 月第一版 199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5000册

Harlequin, 禾林, 及 Jokey Device (谐角图样) 商
标为加拿大 Harlequin Enterprises 有限公司注册所有。

非经著作人同意, 任何人不得重制、抄袭或转
载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, 或为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
为。

本书情节、人物皆属虚构, 如有雷同, 纯属巧合。

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
Harlequin Enterprises BV

书 号：ISBN7-80028-359-3/I·087

定 价：6.20 元

主要人物

韩马修：30岁，名声在外的青年企业家。从小被父母遗弃，凭着过人的毅力及智慧，成功地经营出自己的事业。

侯凯西：21岁的室内设计师，个性坦率，虽是温室的花朵，却有自己的主见。

侯露丝：凯西的母亲，热心、善良。

瑞 格：凯西设计公司的小开，对凯西一直纠缠不休。

沙洁娣：美丽、善忌妒，曾是马修的情人。

伊 蕾：马修雇用的葡萄牙秘书，年轻、热情。

皮尔斯：为马修工作的葡萄牙承包商。

杭瑞克：马修在葡萄牙认识的好友，热情、大方。

杭玛莉：杭瑞克美丽的妻子。

舞出真情

侯凯西

舞会曾经造就多少姻缘传诵
灰姑娘不就这么样一夕成名
但是啊 情窦初开的要小心
舞得出旋律 能否舞出真情

乐队独缺的舞曲叫 清醒
舞池边最受欢迎的是酒精
投入的怀抱若不再温馨
蜜蜂胸针是不是我的救兵

1

“安娜，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？”冰冷、愤怒的男声划破夏日温暖的空气，惊醒了沉睡在吊床上的侯凯西。“你最好给我讲清楚！”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高八度、愠怒的女人的尖叫声：“我什么都没做！”

“什么都没做？”粗哑的声音驱散一群原本栖息在老橡树繁密枝叶间的欧椋鸟，在空中盘旋鸣叫着。凯西听出了这个声音。“不要跟我要花样，你向大伟和露丝暗示我们想保持长久的关系。”

“没有啊！”女子的语调不悦且缺乏说服力：“我只说你想在这里买一栋避暑小屋。”

“如果我没记错，你说的是我们想买一栋房子以‘未雨绸缪’？”一阵突如其来的嘲讽大笑声让凯西浑身战栗，“安娜，你这套粗陋的把戏对我起不了作用，你省省吧！”

“亲爱的，听我说，你误会我了……”随

着女子柔媚的讨好声减弱、消失，凯西听到一阵蟋蟀声自高耸的树篱后方隐密的玫瑰园传来，似乎是手紧抓衣服的声音。男子低沉、轻蔑的声音再度响起。想到倒楣的安娜，凯西不禁一阵瑟缩。

“安娜，别再白费唇舌，你玩的花样骗不了我。”

“可是，我只说……”

冷硬的声音打断安娜的申诉：“我原本希望你适可而止，你却逼得我下不了台，我只好再次跟你划清界线，免得以后有什么误会。听好，我从来都没有娶你的念头，现在或未来都不可能。从一开始你就很清楚，我要的只是友谊，而且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……”

女子尖锐、愤怒的声音打断了他冷冷的话语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好像我比妓女好不到哪儿去。”

他的声音残酷、无情，“你这叫做‘自取其辱’。”

随之而来的一片死寂，让凯西几乎以为听到了草钻出地面的声音。

“我不会忘记你说的话。”高八度的声音充满着愤怒。

“这正是我的目的。”韩马修的语调夹着一丝残忍的快意，“要我送你回伦敦吗？我想你一定很想离开这里？”

“你去死吧！”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渐行渐远，凯西忽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在无意间听到一段非常隐密的对话，她轻轻吹口气，猛地躺回吊床上。马马虎虎架好的帆布床承受不了这个突然的动作，她低呼一声，发现自己已跌落在吊床下大片轻软的草地上。

“谁在那里？”马修低吼一声，不一会他已推开木门走向大草坪，一脸的冷漠不耐。

“凯西？”他深棕色的眼睛冷冷地看着她挣扎站起来。“没想到你有偷听的癖好。”

她转过身面对他，一双腿突然软弱无力，她把浓密、柔软、金红色的马尾辫往后一甩，心型的脸蛋灼热、困窘。

“韩马修，你不要惹我！我可不像那些任你摆布的蠢女人。我没有必要忍受你的侮辱，更何况，你们争吵的时候，我正在吊床上睡觉，是你们把我吵醒的。”她怒视着马修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他微微笑着往后退了一步，双手抱胸，侧着头。“可爱的小猫咪也有利爪，你认为我在欺负安娜，是吗？”他深棕色的瞳

孔闪闪发光，低头审视站在他面前苗条的身影，她纤细的身躯像枪杆般的挺直，琥珀色的眼睛闪着愤怒的光。

“没错！”她直接的反应一如平常，“你那样对别人说话，那么无情、冷酷，你简直就是……是……”

她还在搜索枯肠，以形容对他的深恶痛绝时，他抢先替她说：“我想你已经用过冷酷这个字眼了？”他的脸散发出饶有兴趣的光彩，藏着某种她不解的情感，而且似乎乐在其中。他接下来的话更证实了她的想法：“我一直想知道，什么样的火爆脾气能配得上你那头奇妙的红发，我现在可是完全了解了。”

他从容的口气仿佛只是在跟一个可爱、但又有点不听话的小孩儿周旋。“亲爱的小蜜蜂，既然你听到了儿童不宜的对话，总不能怪我反应过分震惊吗？”

“我才不是你亲爱的小蜜蜂！”她极想有些事或说些话，抹掉他脸上的得意。“你这些亲热的话去说给那些跟你纠缠不清、可怜无知的女人听吧！我只觉得恶心。”

他的笑容渐渐退去，眼神冷硬如磨光的玛瑙，嘴唇紧抿成一条直线。“看来我已经被

归为无情的好色之徒了。”他往前一步，尖酸地说：“你真是幼稚！被父母宠坏的温室花朵；听好，我可是17岁就离开家，在外面辛苦地闯荡、谋生了。”

“22岁就拥有自己的公司，过去四年内又增添了数家分公司。你看，大人饭后的谈话，偶尔我也是一字不漏地听进去，真的是非常精彩，韩先生！”她轻拍着手讥讽地说：“如果我的父母认为应该供我上大学，让我追求自己的志向，你可管不着。”她眯着闪着金光的眼睛，对他皱皱眉头。“虽然你雇用我父亲做会计师，但并不意味着你就有权……”

“丫头，等一等，”他的怒气突然间爆发出来，她知道击中了他的要害，这种感觉非常痛快。“不要把这件事扯到你父亲身上，我视他为知己，从没想过要利用……”

“可是，你已经这样做了！”他晒得黝黑的脸上一片惊讶。很显然的，他并不习惯说话经常被人打断。一片死寂横亘在他们之间，她把头往后一仰，凝视他冷漠、皱着眉头的脸，“我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下流地监视你，这是我的花园、我的吊床，我待在这里是理所当然的。况且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会选这

个下午，把别人伤得体无完肤。”

“如果你指的是安娜，那的确有点戏剧性，”他的语气简洁、冷淡，“我很怀疑她会有什么感觉，充其量不过是自尊心受损。”

“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”她惊讶地瞪着他。

“那是实话，”他简短有力地说。“丫头，关于人生，你还有很多需要学的，我想你读的大学不会教你这类有用的知识。你不要傻傻地以为安娜真心爱我，她是一个极具野心、占有欲极强的女人，她看上的是我的财富及影响力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”

“我不相信。”她瞪着他，“你只是找借口罢了，你们刚才讲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他注视她很久，嘴唇形扭曲成一个冷冷的微笑。“凯西，你今天走运，我是在府上作客。没有哪个女人像你这样对我说过话后，还能活得好好的。”

她突然紧张地舔着干涩的嘴唇，他锐利的眼睛并没放过这个举动。长久以来，她就对父母的这个朋友敬畏有加，对他的出现感到不安，然而现在她才了解为什么。挺立在她面前那宽广的肩膀、高大的身躯，散发出

一股极具威胁的性感魅力，令她背脊升起一阵阵战栗。

两年前，她 15 岁，第一次注意到他时，他就一直困扰着她，挑起她内心深处掺杂着兴奋的恐惧感。偶尔，他会和他们一家人到这栋小屋度周末，身边总是跟着不同的女人，而她也总是刻意避开。他太危险，浑身上下充满男子阳刚的气息。

“要我证明我是对的吗？”他打断了她的思绪，她仍不发一言地瞪着他。“我会建议安娜照原订计划留下来过完这个周末。只是建议，”他举起一双手不让她说话，“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不会收回先前对她说过的话，或是说服她回心转意。根据你的说法，如果她已经心碎，她应该拒绝我并立即打道回府，对吗？”凯西缓缓地点头。“换言之，如果我是对的，她很可能衡量得失，设法保住既得的利益，同意吗？”她再度点头。

“但我怎么能相信你不会对她说甜言蜜语一番呢？”

他一言不发地注视她很长一段时间，坚硬如石的眼神令她心惊胆颤。“小蜜蜂，不要太过分。”他的声音如丝缎般柔软，可是其中

的警告意味是无庸置疑的，尤其当他叫着她的昵称时，更令人胆寒。

她仍然记得三四年前，他把她独特的发色比作蜜蜂的颜色，此后他就这样称呼她。

她倏地脸红了，什么话也说不出。他狠狠地给她最后一瞥后，随即转身离去，他的步履优雅、闲适，宛如万兽之王。

接下来的午后时光冗长难耐。暖风吹来，空中弥漫着夏末浓郁的气息，昆虫依旧忙碌地在树丛间穿梭，薄如丝的羽翼在湿热的空气中轻轻地颤动；但是凯西挣扎了半天仍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书本上，她的思绪不断地飘到马修和安娜身上。轻松愉快的周末气氛已被破坏无余，这全是他的错！蛮横、自大的猪，凯西暗暗诅咒着。同一段文章读了三遍之后，她才恍然注意到自己心不在焉。

直到晚餐前，她才恢复平静。这是她最喜爱的时光，饭前，父母会邀请来这儿度周末的客人到宽敞的起居室小酌几杯。大型的法式落地窗开向美丽的花园，傍晚幽深的蓝色光影悄悄地潜入，准备休憩的鸟儿为将尽的一天做最后一次甜美、欢畅的歌颂。

马修与他的父亲热烈地交谈着，她给自

已倒了一杯雪莉酒后，也加入了他们，可是安娜却不见踪影。

“亲爱的，你来了。”凯西的母亲拍拍身边的丝绒沙发，“你今天一定晒了不少太阳。马修，你觉得呢？”

一双黝深的眼眸扫过她晒成蜜色的肌肤，再缓缓移到她苗条的身躯。虽然他面无表情，棕色的眸子却闪着令人费解的讯息，但凯西的母亲毫无所觉，“露丝，她看起来很迷人。”他边说边背过身转向她的父亲，但是她仍然瞥见他眼神中的嘲讽及挑战。就在此时，安娜双手捧着一大束盛开的玫瑰花自花园步入室内。

“安娜想要在她的房间放一些玫瑰花。”凯西勉强自己看着马修，他则紧紧盯着她，两道黑色的眉毛无情、极尽讽刺地向上挑起，她的脸蓦地红了起来。她低下头，一口喝光杯中的酒，泪水霎时涌上双眼。

“这些花很漂亮，对吧？”她笑着对拥有一头乌丝的安娜说，但是安娜的蓝眸只饥渴地望着马修的笑脸。

这顿晚饭犹如一场酷刑。她必须忍受虚伪的、毫无意义的谈话，而且明显、痛苦地

意识到有一张得意、冷漠又黝黑的脸，不时望着她，嘲弄她的困窘与不安。

等到没有人注意她时，她悄悄溜到室外，树丛黑色的剪影映着橘红色的天空。她坐在一张木椅上，远离灯火通明的房子，让花园祥和宁静的魔力包围着她，天空转为灰黑色，笼罩着这片寂静。

17年的人生岁月里，她从未像今天一样感到如此地狼狈与无知。为什么她不能把今天所发生的事置诸脑后呢？其实这一切跟她没有一点关系。在马修面前表现得像傻瓜一样，理智告诉她这也不算不了什么，可是她却非常在意。

“我就知道你在这里。”一个成熟磁性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，她缓缓转过身，发现马修斜倚着一棵盘根错节、年代久远的柳树，他的表情隐藏在黑色的阴影里，令人捉摸不透。他的声音令她有触电般的感觉。

她知道他迟早会出来找她，他不太可能在证明她大错特错后，而不找机会挖苦她的。

“我需要新鲜的空气。”她僵硬地说，眼睛在黑暗中搜寻，看到他缓缓地点头。

“当然。”她紧盯着他，在阴影中，他的

脸模糊而苍白，她无法从他平静的声音中分辨出他的感情。

“你是对的。”她痛苦地咽了咽口水，“我误解了这件事情。”

“你在道歉吗？”他向她移近了一步。现在在他的脸部轮廓清晰可见，但是他漆黑的眼睛被浓密的睫毛遮着，看起来遥不可及，严厉的五官令人费解。

“是的。”她别过脸细声承认。

“真是令人意想不到，这个夜晚充满了惊奇，我很少碰见会认错的女人。”他挖苦的语调充满着嘲讽。

“我可没有说我全错了。”

“不要赖皮。”她可以感觉到他对整件事感到兴味盎然，并且极欲拉近彼此的距离。

“我对你的看法一点都没有改变，安娜也令我不敢恭维。”她的头倏地朝房子的方向转过去，一绺柔亮的长发拂过她的面颊。

“可怜的安娜，”他揶揄地拖长尾音，“可不是露出狐狸尾巴了？”

“既然你知道她是这样的人，为何还要跟她在一起呢？我觉得那非常……”她努力思索一个恰当的严厉字眼，结果找到了，“卑

鄙。”

“卑鄙？”她终于激怒了他，他的声音像刀一样划破周遭的寂静，“太荒唐了，像你这样的小鬼，对这个字了解多少？”

“幸亏不多。此外，我不是小鬼！”她清澈的眼神瞪着他愤怒的脸，“双亲教育我，与人交往是因为你想要关心、想要多了解对方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一定会发生什么事，人会变，世事也多变化，可是如果跟某人在一起只是为了……”她迟疑着，“嗯，我想这是……”

“卑鄙。”他的语调寒彻入骨，“你不用说，我也知道。”尽管他的态度漫不经心，可是她知道他非常生气。“听着，完美主义小姐，你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吗？再怎么讲，你也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鬼。你一直被小心呵护着，对外面的世界毫无所知。丫头，不要忘了那是个人吃人的世界。”

“外面的世界跟我们现在谈的，一点都扯不上关系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大笑一声，“真的没有吗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再过几年，你的标准、想法及行为也会跟其他所有的女人一样。”